

株网报

ZHUZHOU RIBAO

神农周刊

2025年9月7日
星期日
乙巳年七月十六
第24111期

今日4版
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
CN 43-0005



中共株洲市委主管、主办
株洲日报社出版



吴甘王庙，历史与现实

熊逸夫

明嘉靖二十八年(1549)暮春，卸任的广西参政龙语乘船归乡。《攸县志》记载“以清正闻”的这位六旬老者，在九江渡口遭遇了改变其晚年轨迹的奇事。当日傍晚有壮士求渡道龙语船家拒，次日复来，身长八尺，腰悬铜铃，声若金戈。”龙语观其气度不凡，破例允其登船。

船行月余抵长沙，搭船者竟凭空消失。与此同时，攸县城关十字街突发异象：货郎们目睹玄甲武士现形高呼：“吾乃吴将甘兴霸，借参政舟楫至此，当享尔等祭祀……”此事载于龙语家族《龙氏宗谱·奇闻录》，并特别标注“闾族共证，非虚妄也”。

龙语归乡后，闻得此事，当即捐资在东门营建神庙，建造过程却现蹊跷——雕工始终无法刻成神像甘宁面容。同治版《攸县志》杂记篇述：“初，工首象不得，夜梦甘现身以示，状如语……”最终神像竟刻成了龙语的模样。

嘉靖二十九年(1550)六月初六，恰值神像开光当日，龙语无疾而终。《明史·职官志》显示，这位正三品大员确实卒于该年，与地方志记载吻合。这种离奇的时间巧合，在攸县民间被解读为“神人交感，魂魄相替”。

今日隐于十字街的吴甘王庙，因曾经满庭乌鸦而得名“乌鸦庙”。这个称谓源自《三国志·吴书·吕蒙之注引《江表传》：宁为沙摩柯所射，群鸦蔽尸，故不敢近。

但是今天，笔者站在东门的这座“吴甘王庙”前引发的疑问，远比传说复杂：其一，甘宁战死于湖北夷陵，葬于阳新县富池镇，有现存宋代敕封碑可考，但其生平与攸县却无直接关联。其二，攸县在三国时期隶属吴国湘东郡，民国《攸县沿革考》指出：“吴太平二年(257年)析湘东郡，攸地属之。”这或许解释了甘宁魂魄“回归”属地之说，但缺乏实质证据。

那么，要解开龙语建庙之谜，需追溯始作俑者龙语的生平。在《攸县志·艺文志》收录的龙语奏疏中，可见其深受程朱理学影响，多次强调“敬鬼神而远之”。这样一位儒家官僚，为何晚年突然笃信鬼神？

在湖南省档案馆珍藏的龙语家族文书中，又发现其嘉靖二十五年(1546年)写给儿子的家书：“近闻甘兴霸传说，虽起于草莽，终成国家柱石，大丈夫当如是也。”结合其晚年辞官背景，或可推测：这位历经官场沉浮的老臣，在甘宁“浪子回头”的励志事迹中找到了精神共鸣。

甘宁从历史人物到地方神祇的演化轨迹，实为观察民间信仰的典型样本。这种崇拜在明代达到高峰。明嘉靖《湖广志志·风俗》载：“楚地尚巫，尤敬甘王，谓其能镇江河。”龙语建庙恰逢此信仰高潮。

但是，走在乌鸦巷斑驳的麻石板上，历史的迷雾依然浓郁：那个嘉靖年间的雨夜，龙语究竟遇到了什么？是游方术士的精心设计，还是历史记忆的集体投射？2017年武汉大学历史系团队运用气象史学方法，还原出嘉靖二十八年长江流域确有持续大雾，这为“神秘搭船客”的出现提供了自然注脚。

这位气宇轩昂的巴郡少年，与《三国志》中描述的东吴猛将，最终在湘东小城的烟火中合而为一。当我们拂去神话的浮尘，看见的是两个跨越时空的灵魂：一个是在历史缝隙中寻找归宿的将军，一个是在宦海归舟时渴求精神锚点的文臣。他们的相遇未必需要鬼神之力，或许只是中国传统文化中“立德、立功、立言”三重境界的另类诠释。

庙檐铜铃至今随风作响，把建安二十二年的箭鸣，落成嘉靖年间的细雨，最终落在游人的手机镜头里。那些悬而未决的疑问，或许正是历史最本真的模样。



掩映在群山绿树之间的炎帝陵景区

株洲文脉

炎帝陵，一个民族的图腾

陈启文

湘江在衡山脚下的一个拐弯，很容易让你迷失方向，拐向另外一条河流——湘江的一条很少有人知道的支流，洙水河。

这个弯我就拐错了，过了攸县的七郎庙，我才发现，错了。我也将错就错了，继续朝着一个错误的方向，一路逆水而行。我知道，我正走向洙水的源头，在那里最终呈现出来的将是一座坟，天子坟。这坟里长眠着太阳之神炎帝神农氏。南方的天帝。

(一)

我在复写一个神话。历史，那时候还没有。

然而，还是有许多人，我们的前辈们，总在过于漫长的黑夜里辗转反侧，他们一直在努力地把一个神话改写成历史，或把神话写得跟历史一样。于是，我们知道了，炎帝神农氏“生于厉乡，长于姜水，因为以姓。火德王，故曰炎帝”；于是，我们还知道了，炎帝与黄帝本是同胞兄弟，“昔炎黄娶于有媯氏，生黄帝、炎帝。黄帝以姬水成，炎帝以姜水成，成而异德，故黄帝为姬，炎帝为姜。”

姜水是北方之河。从姜水到洙水，有太遥远的距离，有万水千山的重重阻隔，到底是怎样的力量，可以把一个北方部落一路驱赶到了南方的蛮荒之地？在历史漫长的空白带，我们仍然只能通过神话或像历史一样的神话来猜测。在一场兄弟相残的战争中，炎帝神农氏被轩辕黄帝更加强盛的部落彻底击败，他率领着部落的幸存者，穿越中原腹地，跨长江，过洞庭，然后顺着湘江一路向南方奔逃，从湖南的溆浦直抵九疑苍梧。他们早已摆脱了北方那些战胜者的步步紧逼，把危险已经远远地抛在了身后。而那种处于集体无意识状态下的危险感，仍在催促他们没命地奔逃。或许，就是在我拐错了弯的那个地方，他们也慌不择路地拐错一个弯，当他们穿过洪荒中的一片丛林，同时也穿过了一个漫长的黑夜，一条奔逃和死亡之路，顷刻间变得豁然，辽阔。

好地方啊——太阳啊——土地啊——当炎帝神农氏意识到自己错了时，他可能已经惊喜地发现他以错误的方式走进了一片神赐的土地。他用双手掘出荒草下的泥土——他原本就是一个农人，原本就是最懂得土地的——使劲地揉搓着手中闪烁着奇异光泽的黝黑土地，尽情地感受着——一个农人对土地的灵感和激情。这是一一个农人就能长出什么土地，是一个可以让神话诞生的土地。他喊出了自己的第一个心愿：上苍啊，给我种子！

一只火红色的神鸟缓缓地飞过天空，嘴里衔了一粒九穗的稻穗，穗上的谷粒一粒粒坠落在地上，上帝便把它们拾起来，种在田间；上苍啊，给我灌溉！呼唤中自然涌现了九眼泉井，井中的水脉彼此相连，你从一眼井中汲水，其他八眼井的水都会一起波动；上苍啊，赐我阳光，呼唤中，太阳立刻便发出光和热来，让五谷孕育生长，让天地间渐渐弥漫着成熟的味道……

透过《逸周书》中这个“天雨粟”的神话，我猜想他的到来应该是秋天，在他眼前，阳光变得舒畅起来，这江南美丽如火的秋林，最顶上的树叶一定有灿烂的阳光在跳动，还有一阵阵吹过的秋风，万籁俱寂的辽阔山野中，一切的果实都已熟透了，它们被旷野之风刮起，又纷纷洒落下来……对于一个农人来说，这既是果实，更是种子。这其实不是神话，而是一个农人的故事，他那深情而不无知疲倦的呼唤，从一开始就充满了旷野的张力和岁月之轮回而复始地转动。据一些远古古籍记载，

(二)

眼徐徐展开的是一个民族另外半幅辽阔版图。作为南方的天帝，炎帝神农氏和那个住在宫里的轩辕黄帝具有强烈的反差，他不是在一个王宫里养尊处优的威严王者，而是一位牛头人身的农耕之神，当他耕耘时，他就变成了一头牛，从嘴里喷吐出口大口的热气，从每一个毛孔里奔涌出淋漓的汗水，他以耕耘统驭百姓，又以耕耘拓荒于旷野。你看见他深深埋向土地的头颅，绷紧了的脊梁，一个民族人文始祖的形象赫然在你眼前了，从此，这个逃到南方的战败者和那个北方的战胜者，共同撑起整个中华文明。

人类似乎还要让他来承载更多的东西，他不但是五谷之神，农耕之神，还是医药之神。他用一条牛鞭来鞭打山中的各种草药，一鞭鞭打，那些草药是有毒无毒、是甘是苦、是寒是热，那药性便一下显露了出来。他是神，他的身体是透明的，从外面就能看见他的五脏六腑。如果他不幸尝到了有毒的草药，一看就知道中哪毒在哪一部分，并能及时找到解药；另一方面，他又是人，他备尝人间艰辛，遍尝百草，曾经一天就中七十二毒，最后，他尝到一种可怕的断肠草，肠子断了，无可救药，他和一个普通人一样，死于中毒。晋皇甫谧《帝王世纪》载：炎帝神农氏“在位一百二十年而崩，葬长沙茶乡之尾，是曰茶陵。”那时的茶陵还是没有明确边界的旷野，囊括了现在的炎陵，而茶陵也好，炎陵也好，那陵，无疑都是指的同一座天子坟。而炎帝神农氏之死，也是人类赋予一个人文始祖的死亡方式——为了疗救民间疾苦，这个人死了，他为天下而断肠，成为天下断肠人。这是一个寓言，一个伟大的象征，一个民族自此以神的方式完成了对一个杰出农人的塑造，同时也完成了他们对自己心中领袖的一次完美塑造。

我想，这就是炎帝神农氏永恒的经典意义。

(三)

我逆着湘江的一条支流走到了这里，今天的炎陵县鹿原，这块最终埋葬炎帝神农氏的土地，也是他当年年复一年耕种过的土地。在走近那座天子坟之前，先要穿过一座大庙：炎帝庙，一座纵深为五进的恢弘建筑，第一进为午门，第二进为行礼亭，第三进为主殿，第四进为墓拜亭，第五进为墓冢。

然而，进入这座宫殿，说实话，我感受到的不是那刻意营造出来的恢弘，这样的建筑很容易流于空洞。我心中甚至清楚地感觉到自己在受骗。我嗅不到一丝古老的气味，也嗅不到一丝与一个农人有关的气味，它已经脱离了民间的气味，以巍峨的方式，矗立为某种国家信仰。我心

中的炎帝庙不应该是这样，它应该处于一种混沌混沌不见首尾的时空中，接地气，通天意，有浓重的泥土味，五谷杂粮味，有一个农人拥有的那种简单与粗粝。而这种宫殿式的气宇轩昂，让我，一个来寻根的农人的儿子走得有些孤独而不着边际。

听说，很早就有这座庙了。人类总是热衷于在神话上构筑想象的历史，但炎帝陵最早于何时建庙，却一直众说纷纭。比较确凿的记载是，至少在宋太祖的时代，它已经存在。但好像没过多久，当地官员感到炎帝陵地僻路险，舟车不便，为了官方祭祀的方便，便奏请朝廷将炎帝庙迁至茶陵县城南五里处。此后，朝廷祭祀炎帝神农氏的大典，均在茶陵炎帝祠举行，而鹿原的炎帝庙日渐荒废，几近于湮没。然而，它并未退出人们的记忆，到了宋孝宗淳熙十三年(1186)，当时的衡州守臣鉴于有炎帝陵而无炎帝庙，于是又奏请朝廷在陵前重建炎帝庙。这种人为的兴与废，折腾来折腾去，也是中国政治历来通病，永远是一个人说算了，折腾的还是老百姓，在石头上刻个名字的却是某个并不出色的官员。

从那以后，这座庙就没有再迁徙过，只在岁月沧桑中屢屢复兴，直到清雍正十一年(1733)，一个叫张渡的知县奉天动用国帑，按清王朝颁行的古帝王陵殿统一格式重建炎帝庙，这次修建奠定了炎帝陵殿的基本形制，形成了前三门——行礼亭——正殿——陵寝的四进格局，整座陵殿仿皇宫建筑，庄严肃穆，其余附属建筑皆依山傍水，错落有致，与主殿交相辉映，形成了一个统一的整体。可惜，1954年除夕之夜的一场大火，将炎帝陵正殿和行礼亭烧成了废墟，又经十年浩劫，那残存的几处老建筑如风卷残云，荡涤过后一片空茫，留下的，仍然是一座坟——天子坟。

我现在正在穿越的这座炎帝庙，于1988年竣工，实际上已没有任何古迹，闻起来都是新的。只有在冥想中慢慢回味时，你才会产生一种与历史有关的古怪感觉。不是古老，是古怪。没有岁月挡住去路，我的行走过于单调，毫无余地。偌大的庙宇，很快就穿过了。到了！我猛地站住，先深深地吸一口气，然后，猛地张开眼，那坟，很大，与山林浑然融为一体，你立刻感觉到，在这个格外寂静的正午，有一种力量，蛰伏于大地深处，像山一样沉重。

听当地农人说，它原本就是一座山，一座不断长高的山——数千年来，一代一代的农人，都在为他们自己的神、为这座大墓培土，于是，它越来越高。而他们也通过对炎帝神农氏的怀念，演绎出了许多只属于农人的节日和风俗，“衡湘之间，其民至今犹念柱(炎帝柱)，凡一境数里，共奉一柱，以春秋报祭，谓树者柱也。所在有神农祠。”很幸运，我赶上了这里的一次祭祀，一个不被日历记载的节日，很多的农人，从各个山寨里赶来，他们用米来祭祀炎帝神农氏的，是刚打下来的新鲜稻谷，还沾着露水和泥土的瓜果菜蔬，还有刚从树上采摘下来的栗子、梨子、橘子、柚子……在这扑鼻的鲜活的味道的里，你恍若觉得，那个只存在于亘古神话中的农人，仍然活着，仍然是我们的生活。

眼前有无数蓝色碎光闪烁，那是水，潇湘之水。尽管我是从湘水的中游过来，但我知道，此地其实是潇湘的源头，她纷纭复杂的水系在这里不停地转圈，而洙水也以环流的方式，静静地围绕在这片土地、浇灌着这片土地。有一种气味正在奔涌壮大，这气味来自一片蓬勃而苍翠的绿色。那些大树，那些参天古树，长得把天空都填满了。

本版各栏目投稿邮箱
yzhy83@163.com



空灵岸小记

谢超群

周六的日头把柏油路晒得发黏，蝉鸣声裹着热浪滚过窗沿。可怀里揣着要带孙辈出门的心，这点暑气倒成了挠人的痒。太远的地方怕孩子们吃不消，念叨着湘江畔该有穿堂的风，便发动车子，往空灵岸去。

景区入口静悄悄的，石板路被晒得泛出温热的光，脚踩上去像贴着块暖玉。道旁樟树撑开伞盖，碎光从叶隙漏下来，在地上织成晃动的网。蝉鸣在浓荫里撞来撞去，倒把周遭衬得更静了。孙子举着蓝白网兜在前头蹿，塑料网兜扫过草丛，惊起几只飞虫，他却嚷着要去江里捞小鱼；孙女辫梢的粉蝴蝶结晃晃，小胖腿倒腾着追哥哥，奶声奶气喊“爷爷，快点呀！”那声音甜得像浸了蜜，惹得我笑着把步子迈得更快些。

沿景区大门左侧的小道往下走，石阶带着点青苔的湿滑。正扶着石壁当心脚下，湘江忽然就铺展在眼前了。江水是那种透亮的碧，风一过就揉出满河碎银，远处的砂船像被钉在水面上，烟里冒出的烟慢慢悠悠散开，倒成了画里淡墨的一笔。岸边芦苇丛沙沙地响，白鸟从草尖掠过时带起几点水花，翅膀划破江面的声音，脆得像冰凌落地。找处被柳树遮得严实的石凳坐下，眼角余光瞥见柳荫深处藏着几个垂钓人，鱼竿斜斜指天，鱼漂在水里轻轻点，那份悠然，比江风还让人舒坦。回头看孩子们在浅滩上撒欢，孙子的网兜没捞着鱼，倒兜了几颗圆滚滚的鹅卵石，举着跑来献宝，石面上还沾着亮晶晶的水珠；孙女蹲在水边，嫩黄裙摆沾了泥点也不管，小手攥着根柳枝，在湿沙上画圈圈，说要画“会唱歌的波浪”。江风裹着水汽漫过来，带着点水草的腥甜，刚赶路时浸了汗的后背，不知不觉就凉透了。

坐久了，日头爬到头顶，江面忽然就变成了块被打碎的琥珀，晃得人睁不开眼。孩子们玩够了，额前的碎发粘在汗津津的脸上，脸蛋儿红扑扑的像熟透的桃。孙子的网兜空了，裤兜里却鼓鼓囊囊——摸出来一看，是块带着水纹的鹅卵石，说要放进家里的鱼缸，“给小金鱼当城堡”；孙女攥着片卷边的柳叶，小心翼翼夹进她的童话书，“这本书页里就有江风的味道哩”。

一路偶尔才瞥见几个游人，耳朵里塞满风声、树叶的沙声，还有远处货船偶尔的鸣笛，像大回在打哈欠。原来夏日的好，不会在空调房里的冰镇西瓜，也在这临江小道的阴凉里，在穿堂而过的风里，更在孙辈叽里呱啦的絮语里——那笑声脆生生的，比江浪拍岸还动人。

往前便是空灵寺，红墙金瓦嵌在青灰色的崖壁间，几座殿宇由蜿蜒的栈道连起来，像挂在山间的飘带。行至一处崖洞，题着“观音岩”三个大字，洞里供奉的观音大士像，眉眼间还留着几分道家神仙的清逸。崖壁左侧有股仙泉，水珠顺着石缝叮咚落下，在泉眼积成的小水洼里漾开圈圈涟漪。

听守寺的老人说，这空灵寺是南北朝梁武帝天监七年(508)建的，因供奉观音像，才有了“观音岩”的别名。民间更有不少称呼：和尚岩、石钟山、悬钟岩、狮子岩等，每个名字背后都藏着一段故事。

转过栈道，见崖壁上满是石刻。墨色石板上的绿字已有些斑驳，笔画间爬着青苔，像把年月都写进了褶皱里。唐代杜甫曾泊舟于此，写下《次空灵岸》：

云法道流来，落落展清襟。
幸有舟楫转，得尽所历妙。
空灵霞石峻，枫栝隐奔峭。
青犹未暇私，白日亦偏照。
可使莹吾居，终焉托长啸。
毒瘴虽足饮，兵戈未遑避。
向者留遗恨，耻为达人诮。
回帆观巨壑，佳处领其要。

北宋米芾途经此地，留下“怀杜崖”的匾额。后人感念诗圣，修了杜公亭与梅花阁，岩壁上还刻着历代文人的唱和诗。我凑过去辨认字迹，孙子也踮着脚凑过来，小手指着石刻问“写了啥呀”。我便插几句浅显的念给他听，他似懂非懂地点头，睫毛上还沾着江风带来的细水珠，倒让这些沉睡了千百年的文字，在童真的目光里活泛了几分。

再转个弯，空灵寺便隐在绿树浓荫里了。踏入殿内，香火的气息混着檀木的香漫过来，像佛垂目而坐，眉宇间透着悲悯。孙子孙女不知何时放轻了脚步，小手背在身后，眼神里有好奇，也有几分怯生的敬畏。我蹲下身，轻声讲着那些关于慈悲与善的故事，看他们小脸上忽明忽暗的光，忽然觉得这岁月真奇妙——既有历史沉淀的厚重，也有童真点亮的清亮。

走出大雄宝殿，站在临江廊角远眺，江风正好翻卷着衣角。远处的水坝横在波心，像条银色的腰带；小鸟在水面上，绿得像个翡翠；更远处的城市建筑，在水汽里朦胧成淡淡的剪影。孙女忽然靠过来，小手攥着我的衣角说：“爷爷，这里像幅画呢。”可不是嘛，江景与诗韵相融，古诗与新景相对，这趟夏日行，有祖孙三人的笑语，有山水文人的滋养，把个平凡的周末，过成了记忆里会发光的片段。



空灵岸一隅